

歷史與空間

■ 王小慶

洪坑古村覓芳蹤

徐轉的水車、潺潺的溪流、村頭的榕樹、龐大的土樓，連同祥音繚繞的媽祖廟……每每踏入世界文化遺產福建客家土樓核心區所在地、中國十大古村落之一的龍巖市永定區湖坑鎮洪坑村時，這一切，總讓我覺得這裡氳氳着一種溫馨的氣息。

這一次，我是來尋找江月娥的。當我告之此次來意，同行一個年輕人笑了起來：「怎麼找啊，她是故去多年的人了。」我故作神秘把食指豎在嘴邊，輕聲地說：「沒有啊，她還在村裡，活得好好的，今天我就要找到她。」

對於江月娥，我僅知道她是出自書香門第，出生在最大土樓高頭鄉的承啟樓，上世紀一零年代嫁到洪坑村一戶有錢人家，後來夫婦雙雙到南洋創業，日子過得富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寇的鐵蹄踏入南洋，夫婦倆為避戰亂，無奈帶着五個孩子回到洪坑村。回來不久，一場瘟疫，帶走了她的公公、婆婆、丈夫、弟弟、弟媳。她為撫育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經常為別人挑貨掙取腳力錢，獨自帶大了五個親生孩子、三個外甥，並把這些孩子送入學堂，都培養成了有用之才，江月娥用弱小的身軀支撐起一片藍天。我想了解，這個傳唱千遍、百善一身的江月娥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初春的陽光最是柔軟，行走在和風吹拂的村道上，呼吸着清新的氣息，令人沉迷於遠處近近飄忽的暖氣裡。我首先來到遐邇聞名的「振成樓」尋找江月娥。這座迷醉眾多遊客的振成樓，是美輪美奐客家土樓的代表作之一，由洪坑林氏21世林鴻超兄弟等人在1912年建造。當時的永定是重要煙區，他們依靠做煙絲、煙刀發了大財，花費八萬大洋蓋起了此樓。相較於數百上千年歷史的其他土樓而言，它還顯得年輕，但它是按《易經》的「八卦圖」佈局建造的，其內部仿西洋式裝修，「外土內洋」的建築風格，在眾多土樓中顯得罕見，古樸而又時尚，贏得了「土樓王子」美譽。

漸近便是振成樓門口了。「振綱立紀，成德

達才」，這是鐫刻在振成樓大門兩側的楹聯，其意是振興綱常，樹立法紀；成就個人品德，成為國家棟樑。橫批是「威鳳祥麟」，鳳凰與麒麟都是傳說中的吉祥動物，寓意希望樓內的子孫成為傑出的人才，做對國家和社會有用的人。進得大門，迎面是石質門框的內環正門，門楣鐫刻民國總統黎元洪題寫的「里黨觀型」匾額，兩邊鐫刻楹聯：「幹國家事，讀聖賢書」。進入天井，振成樓中堂大廳柱聯躍至眼簾：「振乃家聲，好就孝悌一邊做去；成些事業，端從勤儉二字得來」，「能不為息患挫志不為安樂肆志，在官無儻來一金居家無浪費一金」。先賢們諄諄教導着後代，要做到孝悌與勤儉，堅守做人的底線。天井東側為超廳廡，右側為醒廳廡，分別與側門相對，石刻柱聯分別是：「振刷精神擔當宇軸，成些事業垂裕後昆。」「醒世金繩覺，廬山面目真。」廳後壁兩邊懸掛楹聯：「振作哪有閒時，少時壯時老年時，時時須努力；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要關心。」

奎聚樓前遊客多。這座建成於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的土樓已有180多年歷史，佔地6,000餘平方米，三堂兩落，是宮殿式結構的方形土樓，遠看頗有「布達拉宮」般的氣勢。設計者是清朝翰林學士巫宜福，他與樓主林奎揚是結拜兄弟。其內楹聯：「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入則篤行出則友賢。」靜以修身，指以靜思反省來修養身心，使自己盡善盡美。篤行，指行為淳厚，純正踏實。儉以養德，指以儉樸節約的思想來培養自己高尚的品德。

一路行來，我彷彿看到了江月娥，她孜孜以求的身影在我的腦海裡不停地閃現。祖訓家規、楹聯警句已融入她與孩子們的血脈裡。

在村子北邊，在一座叫「日新學堂」又名「林氏蒙學堂」的建築前我久駐足。只見內大門橫額上寫着「THE DAILY NEW



■宮殿式結構恍如布達拉宮的方形土樓奎聚樓。

林如建攝

SCHOOL」，英文在地處永定山區的百年建築中難得一見，顯得特別醒目。日新學堂是一座有別於傳統書院的近代學堂。清朝光緒年間，當地村民林仁山跟隨父親經營煙刀生意而發家，但不久，林家父子的煙刀生意受到了更為先進的日本煙刀的衝擊，這讓他們意識到現代化科學技術和知識的重要性。因此，1905年，林家父子傾其所有，在洪坑村興建了一所新式學校——日新學堂，希望子孫後代能夠學習先進的知識，使客家文脈得以興盛綿延。

客家人特別重視教育，從江月娥身上足以得到體現。其實在洪坑村，像江月娥這樣竭盡全力培養後代讀書的客家人並不是個體的特別現象，而是洪坑村大多數家庭都會作出的選擇，「重教明理」在這裡已經發展繁衍成一種社會氛圍，世代傳承。後人沒有忘記江月娥，上世紀六十年代，她的一位遠在國外的外孫，專程回到家鄉，在村裡修了一座「月娥橋」，但當地人都習慣叫它「外婆橋」，外婆橋的故事，也被洪坑村的子孫們記住和懷念。行走在外婆橋上，我感慨萬端。

而此時，我似乎真正讀懂了江月娥。如果說，客家土樓是客家人精神家園的物化，那麼，這些祖訓家風就是土樓客家人精神內涵的具體體現，無論對於世代居住在土樓裡的客家人，抑或是遷移到世界各地的客家人，他們始終謹記客家家訓的精髓，延續着客家人家國情懷的夢想，讓隱藏在大山深處的幢幢亮麗土樓煥發出更加迷人的風采。

書若蜉蝣

■ 葉輝

臨老學吹打未為晚也

也許不少成年人都會有此疑問：此時再學習樂器是否為時已晚？英國專欄作家兼音樂評論家克萊蒙斯·伯頓·希爾(Burton-Hill)早前撰文，認為什麼時候學習樂器都不算晚，那是說，「臨老學吹打」，未為晚也——她從英國首席音樂會鋼琴家占士·羅迪斯(James Rhodes)新近出版一本學習音樂的入門書，名為《怎樣彈奏鋼琴》(How To Play the Piano)所述，闡釋如何用瑣碎的餘暇學習鋼琴。

羅迪斯在此書指出，只要每天練習45分鐘，每周練習6天，連續6個星期，任何人都可以用鋼琴彈奏巴赫(Bach)的名曲《十二平均律曲集》(The Well-Tempered Clavier)的第一首<C大調前奏曲>(Prelude no 1 in C Major)

他在2015年出版回憶錄《樂器》(Instrumental)，此書提到他曾精神崩潰，而音樂則在他恢復和救贖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此書出版後有不少讀者告訴他，他們受此書的啟發，決定重新彈奏鋼琴；他還說，「我收到一位已退休的墨西哥職業飛行員寄來的郵件，述說小時候曾彈過鋼琴，但已50年沒彈了，讀了《樂器》後從頭再學，得以享受一生中最好的時光。」

《怎樣彈奏鋼琴》乃出版商Quercus Books的《生活技能小手冊》(Little Book of Life Skills)系列的第一本；此書發掘西方思潮一些流行乃至浪漫的元素，從而讓讀者掌握更多技能及更有文化修養，同時，此書亦沒有偏離人類數百年前初次透過鍵盤演奏音樂以來，從沒

改變的傳統方法。

此書開篇就寫道：「學習一種樂器可打開一個被很多人遺忘已久的新維度。」在當下的環境中，能夠拋開科技的束縛，用手指、心靈去體味一項與電子郵件、短信或社交網絡毫無關係的愛好，無疑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羅迪斯或扮演數碼時代戒煙師的角色，讀此書時，可幻想在夜間倒一杯茶(或紅酒)，專心享受練習鋼琴的快樂：那是誘人的感受，不僅可提升藝術修養，更可為心靈帶來慰藉；在風趣、迷人、含蓄的文字裡，每天練習鋼琴及由此帶來的高度專注，可引導讀者陷於沉思，如同服用治癒心靈的良藥。

他由此說法：「我們生活在一個即時滿足的時代，我們總是向外觀看。我認為我們失去了安安靜靜為自己做點事情的能力。」此書更適時反映了現代西方人的追求：不光看重物質財富，更重視豐富的精神和情感世界；事實上，世人都活在網絡世界，各種線上或線下成人培訓課程，此所以任何年紀俱可重新學習，而臨老學習音樂則未為晚也。熱愛音樂乃人的本性，羅迪斯認為，如此鏗而不捨地學習，並非為了要獲得什麼回報，純粹為發自內心的熱愛，在他看來，彈鋼琴就像修心——不必嚴守戒律，無須剃度出家，只要一部鋼琴就成了；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時候比現在更需要逃離現實呢？他指出，這個世界壞消息此起彼伏，既然如此，為什麼不乾脆做一些令人愉悅的事情呢？

畫中有話

■ K.Wong



來鴻

■ 翁秀美

最是那青春年少

裊裊婷婷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這春風十里，怎如你？春風漫舞的年紀，花蕾一般鮮艷的年紀，這樣的年紀，是明媚鮮妍的，是風光旖旎的，是如晏殊筆下的少女，和女伴自在地在春天的小徑，說到喜悅處，「笑從雙臉生」。

最是那青春年少，天底下，這樣明快活潑花一樣的笑，有多少？

「這雙黑眼珠的大眼睛閃着美麗的光輝，是舞女身上最美的地方。雙眼皮的線條有說不出的漂亮。其次，她笑得像花一樣，笑得像花一樣這句話用來形容她是逼真的。」

阿薰，可愛的小舞女，十四歲，還是一個稚氣未脫的孩子；川島，高中學生，一個人去伊豆，偶遇了賣藝的小舞女一家，同行幾日。少年與少女，相處融洽，漸生朦朧的純真好感。

她背着鼓，她打着鼓，她跳着舞，她的天真與清純，吸引着「我」的目光，她表演時，「我」帶着歡喜的心情去欣賞，像呵護花兒一樣，並希望花兒永遠開放在陽光雨露中，不要遭了風雨欺凌。

在當時的人們眼中，賣藝人低人一等，供人消遣玩樂而已，甚至不能從大路進村子，

對於「我」平等地對待阿薰一家，表示不可理解。但「我」沒有這個觀念，「我」喜歡阿薰下棋，為阿薰唸書，願意為她做她喜歡的事。路上，她氣喘吁吁地給「我」找竹竿做手杖。山坡上，言笑晏晏中，「我」輕輕扶正她髮髻中的梳子。鏡頭推過一頁一頁，惟美動人。

《伊豆的舞女》(港譯《伊豆舞娘》)，電影的呈現與小說大致相同。少年人的無邪與純真，畫面中美好的如夢情懷，讓我們一次次感動，即使流淌着淺淺的憂傷，也因這一段年少的相遇，整個世界變得明亮而青翠，彷彿一幅恬淡清新的水彩畫。

臨別之時，小舞女起來相送，未有一語，神情落寞。少年溫和地向她告別，然後說：「你頭上的梳子，給我可以嗎？」

小舞女將梳子交到少年手裡。看到這裡，眼淚突然就掉下來。以後，還會見嗎？他倆皆如清流，偶然匯到一起，卻不能永遠同行。一個是學生，一個做了藝人。

賣藝者，賭博藝隨身，靠本事吃飯，自古皆同。做歌妓舞女，即使「爭得纏頭無數」，之後又如何？是白居易在潯陽江頭遇見的琵琶女，在老大之後嫁作商人婦嗎？還是晏殊筆下的那個西秦賣藝女子，一直在

尋找，「若有知音見採，不辭唱遍陽春」？她不可以像那個春日遊賞的少女，偶見陌上年少，便決定以身相許。她也不能像那江南的採蓮少女，遇到渴慕的意中人，即作出「無端隔水拋蓮子」的大膽舉動。分別後，阿薰會遇到什麼樣的人，過什麼樣的生活，不難想見。

「我」在船上，她在岸上。小舞女從沉默到奔跑，揮舞的白紗巾，舞着期待與不捨，更是無奈的失去。她居無定所，「我」淚眼朦朧，從今後，天涯海角，何時再相逢。

最是那青春年少，流雲笑，水車搖，彩蝶繞。無限歡喜存心底，一縷輕愁上眉梢，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

美哉，少年人！美哉，這少年時的相遇！在這懵懵懂懂的季節，在這花兒含苞的時節，初見，如和煦的風，吹開一生中最高美的一頁，露水打濕了枝葉，陽光親吻着花邊，小腳印深深淺淺，沉醉此花一樣的笑顏。這一段至真至純的年少片段將成為生命中最美麗的記憶，它是內心一泓潔淨的清泉，一曲美妙的青春頌歌。

久久凝視阿薰的木梳，「我聽任淚水向下流……以後什麼都沒有留下，只感覺甜蜜的愉快。」

生活點滴

■ 山林

迎春花

小區的花壇裡有許許多多的迎春花叢。這裡一片，那裡一片，無論春夏秋冬，它們都會懶洋洋地躺在那裡，從沒想過把枝條甩得更高一些，努力衝向雲霄。好像胸無大志似的！我不怪它們的目標不夠遠大，反而欣賞它們固守着自己的品格，不是分內之事，不做非分之想，亦從無貪念。迎春花就是迎春花，它們歡歡喜喜地開花，不是為了博取觀眾的眼球，只為喚醒春天。正月初的時候，我就時常下樓，圍着迎春花叢轉來轉去。我希望看到它們返青的枝頭上，孕育已久的花苞突然爆開來，露出那一抹珍貴的鵝黃色。那將是春天裡最動人的色彩！等了將近半月，花苞似乎還在沉睡，沒有半點動靜。我心裡嗔怪它們，春光已然明媚，爾等作為「報春使者」，何故如此不積極？

近水先發，的確是這樣的。元宵節那天，我來到附近公園尋找迎春花的情影。一股清流，冷冷作響，河岸上已有多枚率先覺醒的迎春花兒吐露芬芳，吸引了無數遊客圍觀。「快來看，快來看，迎春花開了！」人們呼朋引伴，都為眼前這柔美的小花朵傾倒。這世界上沒有不美麗的花。花兒各有各的美，各有各的品質。迎春花兒嬌小，所以不能拿它和牡丹花比美。牡丹再好，不到春四月，它也不會貢獻出國色天香。迎春花雖然不夠

高端大氣，此刻，它實實在在立足於料峭春寒中，供人們一飽眼福。

美好的事物，古人必有吟詠佳句。宋代詩人韓琦有名句：「迎春來非自足，百卉千花生芬芬。」迎春花一出，萬紫千紅也就緊隨其後，姍姍而來。人們常說，一枝獨放不是春，百花盛開春滿園。我認為，真正意義上的春，正是從迎春花一枝獨放開始的。迎春花不光是迎春，它本身就是春天的一員。飽滿的花蕾卯足了勁開出了金燦燦的六瓣花片，恰是春風陣陣，拂面而過。此刻，春意淺淺，迎春花兒尚在孤獨中沉思。然而，蝴蝶飛來了，鳥兒在四周啾啾。初春的陽光裡，花兒與生靈們開始竊竊私語。看似孤單，實則有伴。多麼美好的一幕春景！《紅樓夢》中，賈家的二小姐生來懦弱，東西丟了，不肯追究；遭受家暴，不知反抗。我很奇怪，曹老先生為什麼給她取名叫「迎春」，難道「迎春」意味着軟弱可欺？彼「迎春」和此「迎春花」一字之差，命運自當大不相同。迎春花雖然嬌弱，好像禁不起風吹雨打，來自人類的摧殘卻是極少的。人們把迎春花當成「仙使」愛護有加，甚至不忍心折取花枝，插在花瓶裡玩賞。愛護迎春花就是熱愛春天呀！趁着大好春光，大家快去周圍轉轉吧！眼下，迎春花正繁花滿枝，吐香噴噴……

遊蹤

■ 吳興民

青海湖畔小藏女

常常會想起曾經旅遊過的青海湖和青海湖畔的小藏女。

那是個美麗的初秋季節，青海湖天碧水藍，遠處的祁連山脈高峻雄渾，連綿起伏數百公里，分隔青甘兩省，成為高原一道天然的屏障。湖畔上千平方公里的大草原草豐物滿，佈撒着星星點點的牛羊，還有藏民的帳房，風光極是宜人。

青藏公路就在湖畔穿過，公路上來來往往是旅遊客車。夏秋季節是青海旅遊的旺季，因為西寧有「夏都」之美譽，離西寧不遠的青海湖又是那麼迷人，像我們江南地域怕受溽暑蒸人之苦的，都嚮往着大西北。

高原行車，一個字：爽。心情爽，視野爽，在海拔三四千米處也不覺有高原反應，倒是隨帶的真空包裝食品「沉不住氣」，紛紛「暴裂」爆裂，也算是顯示高原的威猛吧。

車窗外時能看到藏民的帳房，有趣的是大帳房邊每有一座白色的小帳房，導遊告訴我們說，這是青海藏家的一個風俗，姑娘長大成人後，父母便另設一座小帳房讓她獨自居，由她吸引小伙子前來談情說愛，相中了哪個小伙子，那心上人就留在小帳房裡。換言之，小帳房成了藏族女孩的愛巢呢。我們感到奇怪，因為觸目處，大帳房邊都帶着個小帳房，不見得每個藏家都有待嫁之女？導遊笑着解釋說，哪有每個藏家都藏着待嫁之女的，那是藏民們適應旅遊之需，故意在

自家的大帳房邊設一座小帳房，用來吸引過往的遊客，讓遊客們懷着好奇心前來「探帳」，他們便以藏族的風俗接待之，青稞酒啦、酥油茶啦、哈達啦……是高原旅遊的一景吧。導遊還說，當年王洛賓創作《在那遙遠的地方》就在青海草原，「人們走過她的帳房，都要回頭留戀地張望」描寫的就是這種帳房和這種民俗風情。聽了導遊的介紹，我們真想看看這一帶的藏族姑娘呢。

藏族姑娘說見就見，在青海湖畔一下見到了許多，不過所見的藏族姑娘都是很小的小姑娘，並非待嫁之女，全在十歲以下，甚至四五歲的也有，梳着一根根的小辮子，穿着花花綠綠的藏袍，還有藏靴。確是正宗的藏族小姑娘，有點黑粗臉頰上兩坨顯眼的高原紅為證。那些小藏女，三五成群，多數懷裡還抱着瘦弱的小羊羔，穿綠在遊人堆裡，原來是充作「道具」供遊人合影留念呢。她們也確能引起遊人的新奇，遊人們紛紛駐足，和她們合影，而後付與報酬，報酬不高，每人次一元。見此情狀，我也決定邀上一位可愛的小藏女與之合影，我選準一位四五歲的小藏女，把相機交給同行人，由他代勞照相，蹲下，扶着小藏女剛擺姿姿勢，突然湧來了四五個小藏女，一齊進入了我的鏡頭。「咔嚓」，原本的雙人合影，變成了集體合影，——哈，我成了「童子」圍繞中的「大肚彌勒」啦。也好，這合影也挺有意思呢。我剛得意，那群小藏女一個個伸出小

手，拉起調門唱了起來：「給錢吧，給錢吧……」我一下明白，這群小藏女進入我的鏡頭，有一個算一個，一個也不能少，每個都得給「道具費」，好在費用不高，我從口袋裡掏出錢來，一一支付，誰知不成，她們又拉起調門唱了起來：「給錢吧，給錢吧，小羊也要給錢的……」我的媽，她們大都懷裡都抱着頭小羊羔，有一頭算一頭，一頭也不能少，每頭都得給。我不禁搖頭苦笑，再掏口袋，只有幾個一元的硬幣，便一一支付，誰知她們一齊拒收硬幣而只要紙幣，不依不饒地纏住我不放，這下我可沒轍了，幸虧導遊幫我及時解了圍，掏出一把紙幣發付給她們，而她們居然照收不誤，我見着，這些紙幣都是毛票，一毛五毛的，一人一張，比起硬幣來，顯然多了許多，但她們也因此滿足，拉起調門唱着：「給錢吧，給錢吧，小羊也要給錢的……」向遊人堆裡穿梭而去，那稚嫩的叫喚聲不絕如縷，敲打着我的心靈。——啊，青海湖畔的小藏女……



■青海湖畔景色怡人。 網上圖片